

往事如昨

血桃的故事

马素平

七月正是胶东半岛瓜果飘香的季节。每当走在街头，路过水果店，看到那么多款色彩斑斓的水果，有南方，有北方，有进口的，仿佛甜美的气息弥漫在空气中，让人心情愉悦，感受到生活的美好。

“咦，那不是血桃吗？”一天我在路口偶遇挎篮摆摊的果农，突然发现了一种久违的水果。“这不是血桃，是玉女红。”“什么？什么桃？你再说一遍。”我再三询问果农，确认这是新品种，不是血桃，而且得知我心心念念的血桃已经淘汰二十多年时，只有叹息后悻悻离去。

我以前吃过血桃，特别是熟大点的，一口咬开，里头的瓤是血丝般的红，就像身体上的红色血管，一根根，连汁水都是血红色，吃在嘴里的味道也是那么的浓烈，沁入心脾。

我对血桃的情愫，还得从我家的一个老故事说起。

上世纪60年代初期，在渤海深处的一个小岛——大钦岛，妈妈带哥哥姐姐随军后，又生下了我。妈妈17岁嫁到父亲家，随后父亲参军投入新中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，凭着“我是军人家属，不能让人看笑话”的信念，一个人侍候年迈的爷爷、二太爷，带大了四个哥哥姐姐。四个月子里没吃过一个鸡蛋，靠高粱米和苞米茬子粥、野菜野果果腹，度日如年。她拖着不足百斤的瘦小身躯，坚强地支撑了这个家，身体亏空很大，患上了胃病（神经性呕吐）、青光眼（一上火就看不见东西）还有痔疮。都说“十人九痔”，别人是生生坐出来的富贵病，她却是营养不良，排便困难，生孩子多，卫生条件差等因素造成的。

1961年深秋，妈妈随军后，部队条件好点，加上爸爸关心，她的这些病状都得到了改善，然而痔疮这病，却时好时坏，断断续续地犯，直到几年后她坚持不了了。当地部队卫生所根本没有条件治疗，爸爸将她托付给一位出岛治病的战友，带妈妈坐船过海去了蓬莱的405医院。

405医院是长岛内长山要塞区后勤部在岛外的一所野战医院，医疗技术在当时比地方有些医院都有名气。妈妈要出岛，最放心不下哥哥、三姐和我。爸爸年少参军，不会做家务活，好在有机食堂，他会打饭回来给我们吃；好在哥哥和三姐也懂事了，还能照应一下我，帮爸爸干点家务，凑付能过几天妈妈不在家的日子。

“你妈妈一走就是好几天，那个带她去治病的战友回来了，她也没回来，说是痔疮挺严重的，要做个手术。”这是爸爸后来说给我听的。

“我在405住了一个月的院，遭老罪了，切除了瘻管。”妈妈后来经常给我讲那段事。“有一天我在医院外面的路上，看老百姓卖桃子，一问很便宜，就想起了你们几个孩子在岛里也吃不到水果，就寻思等出院回去时给你们买点。”“后

来有一天在医院看见咱守备区的一个干事了，听说他明天回岛，我就来到医院外头，顺着路找有没有老百姓卖水果的。结果真有，我就买了几斤桃子。可是没有筐装啊，我就想到了我的裤子，我带了两条裤子过来住院，反正快出院了，穿一条就行了。我把那条干净的裤子拿出来，装了几斤桃子，用绳子把两个裤腿和一个裤腰扎紧，就送给那个要回岛的干事了。”

“我在保卫科，工作很忙，经常陪领导下连队。那天回来很晚，你那时还上幼儿园，你哥哥和三姐放学会去接你回家。我先到办公室看看有没有什么工作要处理，然后就准备回家。突然看到办公室地上有个黑包，走近扒拉一下，是条裤子，怎么还有一地的血水？”第一次听爸爸讲这事时，就像他经常给我讲打仗的故事，我也随之紧张起来。后来爸爸说他认出了是妈妈常穿的那条人造棉裤子。那一地的血水，他开始看见时着实吓了一跳，还认为是妈妈有什么不测？父亲毕竟还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，胆大心细，他镇静地解开了捆扎的绳子，看到了两裤管的烂桃子！他瞬间明白了母亲的用心。随后科里值班的干事吃饭回来了，告诉爸爸这是我妈妈让那个干事捎回来的。虚惊一场后，爸爸含着泪，悄悄地提搂着这裤管桃子回家了。

后来妈妈出院回到了岛里，爸爸看到妈妈后拥抱着她哭了起来，仿佛是劫后余生，边哭边埋怨妈妈捎那裤管桃子回来干吗？吓死他了。

妈妈每每讲起这个故事都会先“哈哈”地笑起来，再叹息两声。她说，从来也没看你爸那样哭过，当兵那么些年，他从来没带过你们。我一个月不在家，他又要工作又要带你们几个孩子，胡子拉碴的样子，瘦了不少。也怪我只图桃子颜色好看，买那些血桃子干吗？天那么热，路那么远，桃子肯定会被搓揉坏的。

在妈妈九十多岁高龄卧床的那几年，每当我给她清理尿垫、清洗下身卫生时，就会看到50多年前瘻管手术留下的那个创伤痕迹，也会顺便再问一下她出岛做手术的事。衰老的她总是不提做手术之事，却能把血桃子的事再念叨一遍。

妈妈故事里的我那时只有四五岁，根本就不记得当时吃没吃过血桃子，但我还是愿意幸福地遐想：那袋凝聚着妈妈爱心捎回来的血桃子，都被我和哥哥、三姐吃到了肚里。

如今，爸爸妈妈都驾鹤西去了，蓬莱405医院早在2017年停止对外开放，现已撤编。妈妈那段就医的经历和用裤管装血桃子的故事，随着血桃子这款品种的销声匿迹，也成了一段历史。但我会讲给我的后代听的，那是驻守海岛几十年的父母，他们相濡以沫爱情故事里的一段小插曲，还饱含着一位生病母亲对孩子深深的爱，生动感人，历久弥新。

街面忆往

记忆中的三学街

赖玉华

三学街，顾名思义就是学校聚集的地方，这条街就是老福山的南大街。如今的福山南大街早已不是原来的样子了，名字也从三学街改成南苑街。加宽加长的老街融入了现代化的因素，一派欣欣向荣。

曾经坐落在这条街上的烟台十七中，已迁往新的校址，校名又恢复成福山一中。我曾经就读的烟台市广播电视大学福山分校也在异地落户，并更名为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。老街的两所学校尽管搬走了，但我还是喜欢在那条当年的老街走一走。而且，那里还有我童年的母校——西关小学。

我在西关小学度过了两年快乐的时光。每天早晨，我呼朋引伴一起上学，一路经过东北关葫芦头老街、福山县府老街，沿着城里老街西行，再向南经过西关村一条狭长的高高低低的小土路，往西一拐便到了位于三学街北的西关小学南大门。当年，尽管上学的路程好远好远，但是我却十分喜欢这一路的光景，沿途可以看到庄严威武的县政府老衙门，还有商业繁华的城里街，走一走那条狭长的小土路也挺好。

令我记忆犹新的是小学二年级最后一个学期，期末考试成绩我居然考得很不错，除了获得优秀学生奖状之外，还受到学校格外嘉奖，奖品是一本上海出版社出版的第六期《少年文艺》。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获得课外读物，因此倍加珍惜。我还记得，上台领奖时，同学们爆发出的呱呱唧唧此起彼伏的掌声，我激动得向学校领导和同学又打队礼又鞠躬。上世纪70年代，老百姓家庭生活都不富裕，大多数的家长不会给孩子买啥课外读物，我这本书便成了同学们争相传阅的读物。一晃多年过去了，真的好想念那段时光，可惜过去的已过去，再也回不来了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考高中的难度堪比如今考大学。我记得当年我们初三这一级共有七个班，考上烟台十七中的仅有两个班的生源。福山各乡镇的初中毕业生也都以考上三学街的烟台十七中为荣，我们班里就有来自福山各乡镇的学生。就在上高中那一年，父母给我买了一辆26式飞鸽自行车。从小有主见的妹妹报考初中，学校也选择了烟台十七中。该校当时是福山最好的完全中学，包括高中部和初中部。

记得开学第一天，母亲塞给我五块钱，让我们姐俩早晨在城里老街的国营老饭店吃早餐，也算是给姐妹俩同时进入新的学校开个荤。我骑着自行车，后座带着妹妹，一路上我们高兴得像空中飞翔的小鸟，叽叽喳喳不停。不一会儿

就来到了国营老饭店，排了好长队才买到早餐。我们俩呼哧呼哧吃起来，国营老饭店的油条外焦里嫩喷喷香，老豆腐脑也是嫩嫩滑滑的，再淋上香而不辣的辣椒油，别提有多好吃了。要知道，这可是我们姐妹俩第一次吃上国营老饭店的油条豆腐脑啊！其实，在我上西关小学时，每天都会路过这里，这里飘出的香味一直都是让我惦记的味道。人生有时就这么巧，正当我们吃得正欢时，一双眼睛直盯着我们姐俩，大概我们的吃相确实有点儿不雅，因为赶时间，我们吃得特快，真有点儿像八辈子没吃饭的样子。被一个陌生男人盯着看，我们姐俩也没客气，生气地向他翻了个白眼。男人也没生气，指指我们的嘴巴，又示意抹了抹自己的。我们胡乱擦一把，拿上书包，一边撇着油唧唧的嘴巴，一边向学校赶去。

到了烟台十七中，我们俩着急地看着班级排名榜，寻找自己的名字，很快就找到了，各自回到自己的教室。不一会儿，上课铃响了。我向窗口望去，只见一位年轻的老师向教室走来，忽然间，我感觉这个人有点儿面熟。望着进来的老师，仔细瞅了又瞅，心里开始犯起了嘀咕：哎呀我的妈呀？这不是在国营老饭店遇见的那个年轻人吗？这也太巧啦，竟然是我的班主任。我想，这下可糟了，他不会给我吃“小灶”吧？接下来，在学生的自我介绍中，老师也认出了我，我不好意思挠了挠头。这成为我高中生活中难忘的插曲，后来发现，班主任老师对我的学习反而更加关注。

高中三年因为文理分科，换了三次班，每一位老师都是我一生难忘的回忆。高一的老师大多年轻热情，像个孩子王，上课是我们的老师，下课是我们活动课的大哥哥大姐姐；高二的老师大多沉稳干练，像学者，耐心地辅导我们解决疑难问题；高三的老师则像久经沙场的干将，给我们布下各种考试的“地雷战”，锻炼我们的能力，引领我们向高地出发。

三学街还承载着我浪漫的大学时光。当年，因为一封迟到的法律专业录取通知书，我错失了心仪的大学，次年考上烟台市广播电视大学福山分校企管专业。在这所位于三学街的大学里，我用了三年的时间努力学习，当然也有过浪漫的小情怀，纯真的热恋也是最美好的青春回忆。

往事如潮，一条三学街，承载着我快乐的童年时光、热血沸腾的高中岁月，还有我浪漫的大学生活。一次次走过三学街，走过曾经熟悉的地方，任一段段往事涌上心头、怦然心动……